

Das ist der edel Guter-Morcho polo von

莫里哀 戏剧全集

2



文化艺术出版社

Das ist der edel Guter-Morcho polo von

Das ist der edel Guter-Morcho polo von

Das ist der edel Guter-Morcho polo von

2565.34
M86a
2

莫里哀 戏剧全集

肖熹光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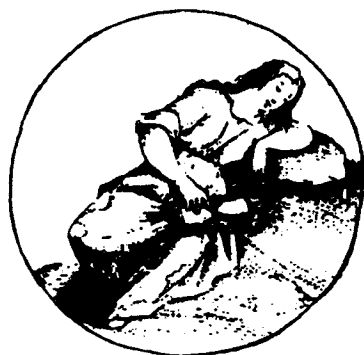


文化艺术出版社

1662

妻子学校

喜 剧



剧中人物

阿洛尔夫 拉苏奢先生的别名

阿涅斯 阿洛尔夫收养的天真少女

奥拉斯 阿涅斯的求爱者

阿南 乡下人，阿洛尔夫的男仆

若尔热特 乡下女人，阿洛尔夫的女仆

克里沙尔德 阿洛尔夫的朋友

昂里凯 克里沙尔德的妹夫

奥隆特 奥拉斯的父亲，阿洛尔夫的好友

公证人

地点：城市的广场

呈亲王夫人^①

亲王夫人：

当我要在一本书的卷首献辞时，我却成了最为难不过的人了，我对书籍卷首献辞的体裁是那么生疏，我真不知道从何写起。别的作家若处在我的地位，一开始就会在《妻子学校》这个书名上和向亲王夫人殿下的献辞上，找到许许多多好听的话去说。但我呢，亲王夫人，我向您承认，我无能为力。我根本没有在不相称的事物之间寻得关联的那种技能；尽管我同行的作家们在这类问题上每天都给我很好的启发，但我还是看不出亲王夫人殿下对我献给您的这部喜剧可能有什么要弄个明白的。毫无疑问，说到应如何来颂扬您，这并不难。这类材料，亲王夫人，显而易见，我们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您，都感到是荣上加荣，锦上添花。从地位和出身方面看，亲王夫人，您的荣耀足以使整个世界都尊敬您；从身心的优美高雅方面看，您足以使所有见过您的人拜倒；从为人方面看，如果我们可以冒昧地这么说，您足以叫所有有幸接近您的人去热爱。我要说的却是您肯于屈尊抑贵的那种充满吸引力的温和精神，那种乐于助人的仁慈，那种向所有人显示的亲切大方，特别是最后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贵，并深有感受，以致我几天不甘沉默。不过，我再说一遍，亲王夫人，我实在不知道有什么迂回的办法能在这里把您这种如此显赫的真迹包括进去；由我看来，这些真迹范围过广，价值过高，实难以塞在卷首献辞里而将它们跟琐事细

^① 按指国王御弟的夫人昂里埃特当格莱泰尔。

物混在一起。权衡这一切之后，亲王夫人，我看只能在这里简单地为本喜剧题此献辞，并以我尽可能有的最大敬意，向您保证。

亲王夫人殿下的，最卑贱、
最服从和最感恩的奴隶
吉·布·普·莫里哀

序 言

这部喜剧一上演就有许多人攻击，但那些喜欢说说笑笑者却拥护它，所有那些坏话，并没有使我感到它未能取得满意的成功。我知道，在这种感受下，有人期望我有篇序言来回击那些批评家以及对我的作品进行解释；毫无疑问，我是非常领所有给我作品捧场的人的情，这使我自觉到务必捍卫他们的判断，反对别人的品评；但问题是，在这个课题上，我所要说的话大部分已经以对话形式放在一篇辩论文中去了，但这篇辩论文我还不知道我将写成什么样。该对话，或者如大家所说的这部短喜剧，其构思，在本喜剧首次演出两三场后，我就有了。有个晚上我在一处人家谈了我这种构思，有一位才华闻名于社会且有身分的人，荣蒙厚爱，马上觉得我这个计划很合乎他的心意，不但要求我亲自动笔，他本人也着手写了；使我吃惊的是，两天之后他真叫我看到一篇大作出来了，写得实际上远比我所能写的要优雅，要富有才气；但在文章里我发现有些话太有利于我了，所以我不免担心，我若把这篇东西在我们的剧场演出，人家会马上指摘我是在乞求别人给我捧场。由于某种考虑，这篇文章阻止了我去完成我已经开始写的东西。但有那么

多人整天催我去写我自己都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那篇辩论文，同时，我在犹豫，因为我决不能把人家会在《论战》中看到的東西搬到这篇序言上来，万一我决定要那篇《论战》问世。如果这个“万一”成为现实，我还得说一下，这只是为了替公众向那些专爱挑剔的人们所激起的愤怒报仇，因为，就我来说，我认为，通过我的喜剧所有的成功就足以替我报仇了；而且我希望他们，凡我今后写出来的东西，都能像对待这部作品那样看待，我就心满意足了，其余的人也希望是那样。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克里沙尔德 阿洛尔夫

克里沙尔德 你说说，你是不是就要跟她结婚了呢？

阿洛尔夫 是的，我想明天就把这件事情办完。

克里沙尔德 这里只有我们两人，我觉得，正好一起谈谈，不用怕有人会听到。你愿不愿意我作为一个朋友开诚布公地跟你说呢？你这种打算真叫我替你提心吊胆；不管你是怎样考虑这件事情的，结婚对于你确实是一种非常大胆的行动。

阿洛尔夫 这是真的，我的朋友；你所以这样替我提心吊胆，大概是你自己在家里有切身体会吧；我看，就是你额上的那点东西叫你以为谁若结婚，谁的额上就一定会长出角来。

克里沙尔德 这种意外事，谁也难免；凡是操这份心的人，我觉得，就是大傻瓜。但我替你担心的却正是因为你那种刺伤千百个不幸丈夫的冷嘲热讽。总而言之，你也明白，无论贵族或平民，都逃不脱你的挑剔指摘，你一到什么地方，你的最大快乐就是一个劲儿地叫嚷别人的秘密……

阿洛尔夫 太对啦，难道世界上还有别的城市的丈夫像我们这里的丈夫这样能忍耐吗？难道我们没有看到所有的这类人在家里不是委曲求全吗？有的积累了财富，他的妻子却把

它用在那些不辞辛苦来叫他额上长角的人；有的稍微饶幸些，但照样丢人，他每天看到人家给他妻子送礼，他却毫无嫉妒之心，因为她告诉他说，这是人家尊重她的德行的缘故。有的倒嚷嚷得很厉害，但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有的却无声无息地让事情自然发展，瞧着花花公子来到他家，还彬彬有礼地替他拿手套和大衣。有一种偷人的妻子，运用女人的机灵，假装信任她诚实的丈夫，于是丈夫在这种迷惑下高枕无忧，并可怜他妻子的情人是枉费心机，其实，人家并没有枉费心机；另有一种偷人的妻子，为了替自己的挥霍辩护，就对丈夫说，她花去的钱都是玩牌赢来的，她那愚蠢的丈夫却没有想到玩的是什么牌，且为他妻子赢了钱而谢天谢地。总而言之，这类讽刺材料，到处都是；作为一个目击者的我，就不能讥笑他们吗？就不能对我们这些傻瓜……

克里沙尔德 对，不过，凡是讥笑别人的人就应该当心别人也会反过来讥笑他。我听到大家在七嘴八舌地传播已发生的事情并以此来作为消遣，但我所到之处，不管人家传播什么，我却从来不跟着起哄散布，我在这方面相当的有节制；尽管有机会时我也去非难某种容忍，我决无意去忍受某些丈夫们所默默忍受的痛苦；但我还是不过分地劝说人家，因为我毕竟应该当心，讽刺是会遭到反击的；同时，谁也无法打保票说，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谁会做出什么或不会做出什么。即使指使一切的命运要我额上长出什么丢人的东西，但因为我为人的关系，我大概可以肯定，人家也只会暗中讥笑我，或许还会得到优待，一些善良的人甚至会替我惋惜。但对于你，亲爱的朋友，情况就两样了；我再提醒你一次，你的危险是很大的。因为你的舌头

无时无刻不在使劲地讽刺那些忍气吞声的丈夫，他们把你看作是折磨他们的一个无法无天的魔鬼；你必须自己站稳，决不要让他们抓住你的笑柄，他们若抓住了你一点，你得当心他们会到大街上去大肆宣扬的。而且……

阿洛尔夫 哎呀，我的朋友，你不要替古人担忧，在这种问题上，只有非常狡猾的人才能捉弄我。我明白女人们为了要我们额上长角所用的狡猾花招和各种阴谋，她们既然机关算尽，要愚弄我们，那我就不能不加以防范，确保安全；但跟我结婚的那个女子是十分单纯的，不会使我额上长出什么丢人的东西来。

克里沙尔德 一句话，你是不是要跟一个傻女人……

阿洛尔夫 跟一个傻女人结婚就是为了不变成傻瓜。作为一个好的基督教徒的我认为，你的另外一半^①倒是非常聪明的，但一个有才能的女人就是不好的征兆，我知道有些男人由于娶了这种才能出众的女子付出了多少的代价。这种女子就是包袱，我能要吗？她谈的不是联谊聚会就是室内沙龙，写的东西是软绵绵的散文和诗，来访的不是侯爵就是文人才子，但用的却是太太丈夫的名义，而我就该像一个没有人问津的圣徒吗？不，不，我决不要这种高超的女才子；会写文章的女人，她所懂得的比她所应该懂得的却要多。我希望的是，我的妻子可别这么才华出众，她甚至连什么叫做韵脚都不知道才好呢；如果有人要跟她玩小篮游戏^②，轮到她时人家问她说：“把什么放进我的小篮里？”

① 另外一半，意即妻子。

② 小篮游戏，是当时法国社会上流行的一种押韵的问答游戏。玩的人必须回答“把什么放进我的小篮里？”这句话，其韵脚是 on，答话必须押此韵脚。“一块奶油水果馅饼。”这句答话的韵脚是 em。

我但愿她的回答是：“一块奶油水果馅饼。”总而言之一句话，她得非常无知；我对你直说了吧，只要她会向上帝祈祷，爱我，会干针线活儿，这就够了。

克里沙尔德 那么，你梦寐以求的就是一个愚蠢的妻子吗？

阿洛尔夫 正是，我宁肯爱一个很傻的丑女人，而不愿有个博学多才的漂亮妻子。

克里沙尔德 才智和漂亮……

阿洛尔夫 有德行就够了。

克里沙尔德 不过，说到底，你又如何叫一个傻女人知道什么是德行呢？此外，我认为，跟一个傻女人生活一辈子也是够讨厌的；你再好好想一想，凭你那套主意，你额上就平安无事了吗？有头脑的女人可能背弃她的责任，但她至少是有意要这样做的；而一个傻女人却可能无心地和糊里糊涂地干出不寻常的坏事来。

阿洛尔夫 对于你这种微妙的议论和深奥的谈话，我将像庞塔格律尔曾经回答帕尼尔舍^①那样的回答你：要说服我跟一个并不傻的女人结婚，你就进行说教吧，进行辩护吧，可以一直讲到圣灵降临节^②；但你将大吃一惊，你的劝说完全是徒劳。

克里沙尔德 那就不再对你说什么了。

阿洛尔夫 各人有各人的做法。在妻子这个问题上，正如在所有的问题上一样，我要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办。我认为，我相当的有钱，能够挑一个一无所有的妻子，她的微贱地位和完全依靠我，使她无法凭门第或财产来责难我。我那一

① 庞塔格律尔和帕尼尔舍，均系法兰西作家拉贝莱所写的《巨人传》中的人物。

② 圣灵降临节，在复活节后第七个星期日。

位，从她四岁的时候起，她不同于其他小孩的那种安详和端庄的神态，就引起了我对她的爱情，她的母亲十分贫困，我于是想把她要过来，这位善良的乡下妇女知道我的意愿，非常高兴卸下她自己的责任。在隔绝一切交往的一个小修道院里，我按照我的方式使她长大成人，这就是说，我叫人家费尽心机使她尽可能的傻。感谢上帝，我已如愿以偿。当她长大了时，我发觉她真是愚不可及。我得感激老天爷作美，使我有了一个正合我意的妻子。我把她接回家来，因为我的住处经常有许多各式各样的人公开来往，我不能不预防，我于是把她隔离起来，弄到另外一个没有人来找我的屋子里；且为了不使她的善良天性变坏，我在她的身边安排了一些跟她完全一样单纯无知的仆人。你会问我：“你说这些干什么呢？”这就是我要让你知道我是如何的小心周密。说到末了，作为一个忠实的朋友，我今天晚上请你到我家来跟她一道吃饭，我希望你好好观察她一下，并看看我在选择妻子这个问题上是否应该受到非难。

克里沙尔德 我同意。

阿洛尔夫 你和她一谈话，就可以看出她的为人和她的单纯。

克里沙尔德 关于这个问题，你对我所说的不见得……

阿洛尔夫 事实还会甚于我所说的。她经常表现出的那种单纯真使我叫绝，有时候她一说什么，我竟笑得前仰后合。不久前有一天（谁又会相信呢？）她很不安，带着一种无比的天真问我，婴儿是不是从耳朵里生出来的。

克里沙尔德 我很高兴，阿洛尔夫先生……

阿洛尔夫 怎么！你还要用这个名字称呼我吗？

克里沙尔德 啊！尽管我尽了一切努力，我还是把你这个名字

叫出口来，我压根儿就记不起拉苏奢先生这种称号了。什么魔鬼叫你在四十二岁的时候还想到改名换姓，且以你庄园里的那腐朽的老树桩命名呢？

阿洛尔夫 这不仅因为我的家就是因为这腐朽的老树桩而闻名的，且因为拉苏奢这个称呼我听起来比阿洛尔夫更舒服。

克里沙尔德 连自己老祖宗的真名实姓都不要，却甘愿用一个建筑在妄想基础上的名字，这真是胡来！大部分的人都有这种怪癖，倒不是拿你来相提并论，我知道有一个名叫格罗皮埃尔的农民，他的全部财产只不过是一小块土地，他却围绕这块土地挖了一条满是淤泥的水沟，并取了“海岛先生”这个豪放的名字。

阿洛尔夫 这一类的例子，你就免了吧；总之，我已经改用了拉苏奢这个名字，我有理由这样做，我高兴这样做，若再叫我别的名字，那就太不仗义了。

克里沙尔德 但大部分人却不会轻易就依从你，我看到你信上的姓名还是照旧呢……

阿洛尔夫 对于那些我没有通知到的人，我并不见怪，可是你……

克里沙尔德 好吧。我们不要为这个再争吵了，我嘴巴经常注意点，只叫你做拉苏奢先生就是。

阿洛尔夫 再见。我在这里就用敲门来请早安和表示我已经回来。

克里沙尔德（走开，旁白）说实在的，我看他是一个十足的疯子。

阿洛尔夫（独白）在某些问题上，他的脑子是有毛病。看到每一个人都那么偏激固执，真是怪事！喂！……

〔敲他自己家的门。〕

第 二 场

阿 南 若尔热特 阿洛尔夫

阿 南 谁敲门？

阿洛尔夫 开门吧。我想，离开了十天之后，他们会很高兴看到我的。

阿 南 谁在那里？

阿洛尔夫 我。

阿 南 若尔热特！

若尔热特 什么事？

阿 南 下去开门。

若尔热特 你去吧。

阿 南 你去呀。

若尔热特 说实在的，我不去。

阿 南 我也不去。

阿洛尔夫 你们这样推来推去，却把我扔在门外不管啦！喂！喂！请你们开门吧。

若尔热特 谁敲门？

阿洛尔夫 你们的主人。

若尔热特 阿南！

阿 南 什么事？

若尔热特 老爷回来了，快去开门吧。

阿 南 你去开吧。

若尔热特 我正在生火。

阿 南 我怕惊动小猫，把我的麻雀吓飞。

阿洛尔夫 如果你们两个谁也不开门，那么，我要叫你们饿四五天的肚子。啊！

若尔热特 为什么我跑来开门时，你也来了呢？

阿 南 为什么就不许我来呢？多么可笑的诡计！

若尔热特 你躲开点。

阿 南 不，你躲开点。

若尔热特 我要去开门。

阿 南 我也要去开门。

若尔热特 不许你去开。

阿 南 也不许你去开。

若尔热特 就不许你去。

阿洛尔夫 在这里，我真得要有很大的耐心！

阿 南 至少，是我把门打开的，老爷。

若尔热特 我听老爷的话，是我把门打开的。

阿 南 若不是出于我对我主人的尊敬，我非给……

阿洛尔夫（挨了阿南一拳）该死的！

阿 南 请原谅。

阿洛尔夫 瞧你这个笨蛋！

阿 南 她也是个笨蛋，老爷……

阿洛尔夫 你们两个都别说了。注意回答我的问题，不要瞎胡闹；喂！阿南，这里的人都好吗？

阿 南 老爷，我们，我们……老爷，我们，我们都……感谢上帝！我们，我们……

〔阿洛尔夫将阿南头上的帽子扔下三次。〕

阿洛尔夫 没有礼貌的畜生，谁叫你头上戴着帽子在我面前说话的？

阿 南 您做得对，我错了。

阿洛尔夫（向阿南）叫阿涅斯下来。（向若尔热特）当我离开后，她感到难过吗？

若尔热特 难过？不。

阿洛尔夫 不吗？

若尔热特 对。

阿洛尔夫 那为什么呢？……

若尔热特 对了，我真该死，她老盼望您回来呢，每次看到马、驴或者骡子经过我们家门口，她都以为是您回来了。

第 三 场

阿涅斯 阿 南 若尔热特 阿洛尔夫

阿洛尔夫 她手上正拿着活计呀！这就是很好的证据。喂！阿涅斯，我旅行回来了，你高兴吗？

阿涅斯 高兴，先生，感谢上帝。

阿洛尔夫 至于我，再看到你也是高兴的。看得出来，你的身体一直很好吧？

阿涅斯 只是晚上的跳蚤搅得我不安。

阿洛尔夫 啊！不一会儿有人替你把它们捉掉。

阿涅斯 这真叫我高兴。

阿洛尔夫 我也是这么想的。你在做什么活计呢？

阿涅斯 我正在替我自己做圆锥形女帽；你的长睡衣和帽套都已经做好了。

阿洛尔夫 啊！这样真好。好啦，上楼去吧，你不要烦恼，我一会儿就回来，我将与你谈一件重要的事情。

〔阿涅斯退场。〕

（独白）当代的女英雄们，博学的太太们，多愁善感的和爱出风头的女人们，我敢以这位诚实纯洁的无知女人的价值向所有你们的诗篇、小说、文学、情书以及各种学问一起挑战。

第 四 场

奥拉斯 阿洛尔夫

阿洛尔夫 我们决不要为财富所迷惑，如果荣誉……我看到谁了呢？那是不是……是的。我弄错了。不是。是呀。可不，是他。奥……

奥拉斯 啊……先生。

阿洛尔夫 奥拉斯。

奥拉斯 阿洛尔夫。

阿洛尔夫 啊！我太高兴啦！你来到这里多久了？

奥拉斯 九天了。

阿洛尔夫 真的吗？

奥拉斯 我一来就拜访你，但扑了一个空。

阿洛尔夫 我到乡下去了。

奥拉斯 是的，你那会儿已经去了两天啦。

阿洛尔夫 哦！小孩们没有几年就长得这么高了！我从前看到你时，还只那么点大，现在瞧你却长成这样，真叫人又惊又喜。

奥拉斯 你说得是。

阿洛尔夫 请问，你的父亲，我所敬佩的那位亲密的好友奥隆特现在在干什么呢？他老那么兴致勃勃吗？关于他的一